

群众出版社

摩加迪沙袭击

EF



D-ABCE

摩加迪沙袭击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摩加迪沙袭击

彼得·科克 著 鲁少宏 杨秀英 译
凯·赫尔曼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沈阳七二二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278千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67·319 定价：2.15元

印数00001—12000册

目 录

摩加迪沙袭击..... (1)

将军之死 (209)

摩加迪沙袭击

彼 得 · 科 克 著
凯 · 赫 尔 曼

鲁少宏 译
杨秀英 鲁玉蓉 校

目 录

1. 引子..... (3)
 2. 起源..... (8)
 3. 施莱耶事件..... (19)
 - 绑架..... (19)
 - 搜查..... (34)
 - 内情..... (55)
 4. 夺取LH181班机..... (66)
 - 劫持..... (66)
 - 迪拜..... (101)
 - 亚丁..... (139)
 - 摩加迪沙..... (162)
 5. 在斯坦海姆的自杀..... (192)
-

引 子

这似乎是恩德培事件的重演。

从10月13日起到18日，两男两女已把从马略尔卡岛起飞的汉莎航空公司737客机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扣为人质5天了。谁也不知道劫持飞机的是什么人。4人中的领导是一个性情暴戾、反复无常、自称是“马赫穆德上尉”的虐待狂。他们要求西德政府释放11名被判为有罪的恐怖主义分子。为了寻找一个避难所，马赫穆德命令飞机飞往塞浦路斯、迪拜、亚丁（飞机停在亚丁的时候，马赫穆德怀疑机长想逃跑，便歇斯底里地朝他狂叫：“你心虚了吗？”随后，根本不容他分辨就朝着他的脸部开了枪），最后飞到了位于非洲三角的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

从10月17日夜间到18日凌晨，飞机一直停在热带地区那水气濛濛的黑幕中。马赫穆德说，德国人必须在清晨2点30分以前把他们关押的那些囚犯送来，否则飞机和里面的86名人质将同归于尽。

对待这类事件，德国人从来都是寸步不让的。五年以前，在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为营救被巴勒斯坦人扣

为人质的9名以色列人的笨拙尝试导致了一场大屠杀。从那以后，西德就训练了一支专门用来对付这种行动的特别突击队。那天晚上，特别突击队的飞机降落在摩加迪沙机场边上的一条跑道上。飞机停稳后，机上的灯就全部熄灭了。

28名突击队员偷偷地从被劫持飞机的尾部下面爬过去。接近凌晨1点50分的时候，为了转移劫机者的注意力，索马里武装部队的士兵在跑道上燃起了一堆大火。到了2点7分，突击队员们飞身跃上机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到安全门旁，往机舱里扔进了特制的手榴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几秒钟后，德国人冲进机舱。三名暴徒被击毙；第四名，一个女的曾躲进厕所拼命顽抗，从门里往外开枪射击，但还击的子弹使她受了伤。乘客全部安然无恙。

这个消息引起全世界的反响。《每日邮报》用“沙漠之狐”大标题刊登了这次漂亮的救援行动。纽约的《每日新闻》将“文明世界的的光荣与骄傲”这个美名奉献给西德。西德驻华盛顿大使馆也沉浸在一片祝贺的电话声中。日本、非洲、欧洲——全世界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在称颂“摩加迪沙的英雄们”。

确切地说，这次袭击与恩德培袭击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那是在1976年6月，一架法航班机被巴勒斯坦人劫持到乌干达。为了营救被扣的人质，以色列人向这个对他们并不友善的国家发动了一场小规模的军事入侵。当时大约有50人死亡。而在摩加迪沙，德国人则取得了当地军队的合作，所以没有发生战斗。只有3名恐怖分子死亡。另外，德国人也用不着赶紧撤离。然而这次行动毕竟是经过了周密细致的策划，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一次粉碎愚蠢的恐怖行动

的辉煌胜利。

这次劫机事件是一个涉及面较广的历史事件的一部分，是70年代以来国际上出现的其行为之邪恶实属罕见的恐怖活动的一部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次关系到西德的事件。在那里，那些追随安德烈亚斯·巴德尔和乌尔里克·迈因霍夫的人建立了西方世界历时最长的恐怖主义巢穴。

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象征着一种非常现象：为了自身利益而纯粹搞破坏。真正的左翼分子并不同情这些恐怖主义分子，因为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既不希望推翻某一个特定的政权而代之以另一个（如许多南美国家的游击队所做的那样），又不是为寻求一个主张分离主义的政体而斗争（象巴斯克^①恐怖主义分子所主张的那样）。他们也不象1977年11月绑架荷兰百万富翁莫里茨·卡兰萨的那帮人那样，纯粹是为了金钱。他们追求的只是破坏这个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虽然他们来自政治上的左派，但是他们再也不想帮助社会上的任何一个团体。他们是反理想主义者。他们中的有些人为了本集团的利益提倡暴力。虽然他们与其它恐怖主义集团，特别是与巴勒斯坦恐怖主义集团有联系，但是他们甚至很少想到用左派政治词汇来为他们的行为披上伪装。

在多次凶杀和劫持活动之后，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于1977年9月绑架了全国第一流的实业家——汉斯·马丁·施莱耶。西德政府对这一事件的反映犹如面临一场武装进攻。整个国家变成了兵营。政府部门的建筑物旁堆积着沙

① 巴斯克是西班牙的一个地名。——译者注

袋，并且用带刺的铁丝网防护着。政府还给所有的部长派了保镖，出外做事的人都吵嚷着要乘防弹汽车。在边界上，肩背冲锋枪的年轻卫兵截住数以千计的汽车进行检查。住宅和公寓均遭到无数次搜查。马路上设立了路障，检查身份证也成了家常便饭。

这些措施中有很多都违反了精心制定的西德宪法的精神，而这个宪法原本要保证个人自由，反对来自政府的侵犯。现在，随着刚刚出现的抱怨声，这种自由已遭破坏。

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一连串不寻常的连锁事件已经开始。德国政府对待恐怖主义的强硬路线引出了恐怖主义者的另一个反响——持有超现实主义的混乱历史观的巴勒斯坦人认为，今日的“纳粹”德国政府与“犹太复国主义”结成了“帝国主义”联盟，于是他们就劫持了汉莎航空公司的喷气式客机。10月18日凌晨，誓不妥协的西德政府终于在摩加迪沙机场的柏油跑道上了结了此事。但是它又导致了另一个惊人的事态发展：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3个头子在斯坦海姆监狱戒备森严的单人牢房中自杀了（这个自杀事件发生在11月中旬）。

这只不过是个片断。整个事件连结在一起就象一篇构思巧妙的惊险小说。然而，这不过是与恐怖主义不断斗争的一部分。11月9日，也就是本书付印前不久，西德的《明星》杂志报道说，由伊拉克训练的西德恐怖主义分子已经回到了欧洲，要为绑架施莱耶和劫持汉莎航空公司飞机的失败而复仇。

在西德，很多人谈及此事就好象他们已被卷入了一场内战似的。这乍看起来似乎有点儿夸大，十几个恐怖分子向一

个国家挑战，这会落得什么下场呢？然而，施莱耶的死却表明，个把恐怖分子能使整个国家相信，它已濒临战争的边缘，并且迫使国家领导人与他们进行平等交易。确实，最有效的对策——如摩加迪沙的袭击战所显示的那样——是使国家处于临战状态。

恐怖分子的行动即使不能说是成功的，至少也是有成效的。他们动摇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并且也许会使它得到永久的改变。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主要还是在西德较为突出。但是，整个西方社会都同样脆弱。在这些事件中，有一个只须经过略微的改变就适用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模式。明天，明年，它会出现任何地方。

起 源

这个被称为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组织是在1970年5月成立的，但是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60年代中期的学生骚乱。这在当时是一种席卷欧美并包括许多社会阶层不同程度的抗议在内的现象。

抗议运动的焦点是越南战争，但是也还有许多其他生死攸关的问题。在西德，有许多人特别反对重新武装德国及建立柏林墙。那个时期成立的组织，大部分都或多或少地带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点，然而在实现社会变革所要采用的手段问题上却有着广泛的差别。绝大多数学生和激进的支持者们赞成使用和平手段——示威、静坐、罢工。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方法都无济于事。因此，很多持异议者开始鼓吹公开向法律挑战。

1967年4月，西柏林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向正在此地访问的美国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抗议越南战争升级。学生和警察发生了冲突，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的办事处遭到搜查。接着，在6月份，当成千上万名学生出动抗议伊朗国王和王后的访问时，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暴力行为。

警方的反应是前所未有的残酷，一个名叫本诺·奥内索尔格的学生被杀（他的死期6月2日成了巴德尔——迈因霍夫的一个下属集团的名称）。

几乎就在一夜之间，许多人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古德龙·恩斯林在此之前还只是个热衷于传道的和平主义者，而后来却成了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创始人之一。她谈到了一个“法西斯主义国家”在西德出现的问题。“对这一点，我现在已有了切身体验，”她说，“从此我再不能当和平主义者了。”

她并不缺少支持者。一个叫鲁迪·杜特施克的学生，是东德资助的马克思主义报纸《混凝土》的撰稿人。他在奥内索尔格的葬礼上声称，西德这个国家正在“走向法西斯主义。”他决心要在1968年5月巴黎的学生暴动中继续充当主要角色。杜特施克在《混凝土》报社的同事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同古德龙·恩斯林一样，也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宣称，奥内索尔格是“纳粹党卫队的精神和实践的受害者”。

当时，那些注定要成为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首脑的人物还互不相识。但是种子已经播下。这种合理的不同政见结出的第一批革命热情之果，导致的不是对一个新社会的幻想，而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显然毫无意义的暴力行动。

这个集团里的几乎每一个成员都受过高水平的智力教育。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这一直使大多数政治及社会评论家们感到困惑。乌尔里克·迈因霍夫是一位博物馆馆长的女儿，在马尔堡明斯特大学受过教育；古德龙·恩斯林是德国埃万格利卡尔教堂一位牧师的女儿，最初在蒂宾根大学读

哲学，后来进入西柏林的弗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安德烈亚斯·巴德尔是一位历史学家的儿子，在学校里学习成绩很差，但是他的魅力和性的吸引力都弥补了他在受教育方面的不足；扬—卡尔·拉斯佩是一位工厂经理的儿子，曾在弗雷大学读书，在那里认识了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当时她是那儿的一位讲师；英格里德·舒伯特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实业家的女儿，受过医助的职业训练；托瓦尔德和阿斯特里德普罗尔的父亲是建筑师，他们两人都曾在弗雷大学学习。

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成员们给这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基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根据后来发生的事情看，他们所具有的一种信念给西德民主政府施加了压力，迫使其为了对付恐怖主义者的进攻而日益坚定的独裁主义立场，一步步地走向法西斯主义——这是很不可靠的。可是在那个时候，却流行这样一种论点——革命的条件就要成熟了。

因此，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一开始就诉诸于暴力。早在1968年，巴德尔和他的女朋友古德龙·恩斯林为了表示与其他恐怖主义小组团结一致，曾在法兰克福的施奈德百货商店里扔了一颗燃烧弹。在这次违法行动中，他们得到了其他两名初露头角的年轻恐怖主义分子霍斯特·索恩莱因和托瓦尔德·普罗尔的帮助。火被扑灭了，没有人死亡。4天之后，警察逮捕了犯罪分子。

许多对政府不满的青年都目睹了这一暴力行动，这使他們受到了摆脱“资产阶级罗网”的启示。性质完全不同的一场大火已经点燃，至今仍在闷烧。

乌尔里克·迈因霍夫是第一批去监狱探望纵火犯的人之一。虽然当时她还未准备仿效他们的行动，但她还是写下了

这样的话：“烧毁一个百货商店要比经营一个百货商店好得多。”她已经转而支持无政府主义者的事业了。她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与巴德尔和恩斯林联合在一起，并使自己变成一个逃犯。

1969年6月13日，4名处于上诉期间的纵火犯被释放出狱，以等待11月的审理。他们被许多激进分子作为英雄来迎接，并被认为是不亚于安吉拉·戴维斯和丹尼尔·科恩本迪特的人。在学生和激进派的同情人中，他们的追随者越来越多。乌尔里克·迈因霍夫是最热情的支持者之一；另一个是霍斯特·马勒尔，合法的左派战士，“社会主义律师公会”的创始人。

他们的上诉被驳回以后，四人中只有霍斯特·索恩莱因1人向当局投案自首。其他3人立即转入地下，在广泛、众多的朋友们及同情者的帮助下逃到了法国，从那儿又逃往瑞士。3个月后，巴德尔和恩斯林十分自信地认为他们可以回德国了。1970年4月3日清晨，巴德尔在柏林被捕，而恩斯林则又继续逍遥自在了两年。在此期间，对她的指控除了纵火以外，还加上了抢劫和合谋杀入。

1970年5月，发生了促成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成立的非常事件。就在巴德尔被关押在柏林的特格尔监狱期间，一项阴谋也正在策划中，其内容就是为今后制定一种模式和制定一个稳妥而大胆的帮助恐怖分子越狱的方案。这一计划的幕后策划人是霍斯特·马勒尔，他的那帮政治目的明确的律师们在此之前很少有机会施展他们的才能。马勒尔经常到监狱去看望巴德尔。有一位自称梅雷特·魏特那博士的女人也经常去看他，此人后来被证实就是巴德尔的女朋友古

德龙·恩斯林。另一位常去探视巴德尔的人是乌尔里克·迈因霍夫。从5月1日到5月14日，她去看过他5次。这些探访没有一次受到当局的监视，犯人和探监人可以自由自在地交谈。

逃跑计划的第一步是让巴德尔假装正在写一本关于“处在社会边缘的青年人组织”的书。这样做的结果，他被允许在地处达莱姆僻静郊区的西德社会问题研究所搞调查研究。碰巧，因为搞社会问题电视报道而赢得某种名声的乌尔里克·迈因霍夫也常到这个研究所来，她大部分的研究工作都是在这儿进行的。因此，在5月14日星期四早晨，当迈因霍夫女士要求允许她与犯人安德烈亚斯·巴德尔一起工作——她曾表示过愿意帮助他写那本书而做研究工作——时，在研究所值班的图书管理员格特鲁德·洛伦茨太太一点也不觉得惊奇。

当图书馆工作人员忙着给这两位“研究者”找书时，计划的第二部分就见之于行动了。两个年轻女人——后来证实，一个是英格里德·舒伯特，一个是伊雷妮·戈尔根斯——得到许可来此进行根治少年犯罪的研究。她们二人几乎还没有在位子上坐定，门铃就又响了起来。这次是一个蒙面男人（他的身份一直没被查明），他毫不耽搁地行动起来。在舒伯特和戈尔根斯——两人都掏出了手枪的协助下，他强迫洛伦茨太太面壁而立。这时，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就趁机逃走了。当图书管理员格奥尔格·林克从他的办公室走出来，想看看为什么发生骚乱的时候，那个人冷酷地开枪击中了他的腹部。（林克虽然伤势很重，但仍活了下来）。就这样，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不是为某种理想的追求，而是在血

泊中诞生了。从这一时刻起，它将向人们显示它那全部而有限的成就。

这个集团仿照马勒尔最钦佩的日本“赤军”恐怖主义者，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赤军团”。然而，最引起公众注意的是由于从事新闻工作和电视活动而出了名的乌里克·迈因霍夫，还有那位皮肤黝黑、长相英俊的巴德尔，此人的政治信条并不比最原始的无政府主义范畴——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更进一步。因此，尽管他们两人事实上谁也不是这个集团当然的领导，两人也未表现出有多少意见一致的地方，这个集团还是因为巴德尔——迈因霍夫的名字而逐渐闻名于世。时至今日，一些尚逍遥法外的、与这个原始集团并没有什么真正联系的恐怖主义分子，仍然一直自称是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成员。大概只有等到与这个集团联在一起的人物和狂热行为都已成为历史的怪物之时，这个集团才有可能不复存在。

从一开始，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就宣布与全世界的恐怖主义组织联合一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联合只表现在互相祝贺和相互承认。但是，他们有意仿效日本“赤军”的这个事实表明，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远非一般的同情而已。“赤军”的目标是明目张胆地进行破坏——1972年特拉维夫利达机场上的死亡人数就是证明，然而它不同于巴德尔——迈因霍夫这个将暴力行动对准德国政府的组织。

“赤军”直言不讳地承认，他们搞恐怖活动是为了钱，谁付钱给他们，他们就为谁干事。

更意味深长的是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与各种各样的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组织之间的联系。早在巴德尔——迈因霍